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三)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革命史

(三)

著連味勒特

譯民建陳

著名界世譯漢

第七章 國王與查坦爵士 福克斯大顯身手 美洲之漁業

國王早已決定其政策矣。前年九月王語挪兒斯爵士曰：『必須有一種租稅以保持權利；既須有一種租稅以保持權利，吾人即贊成茶稅可也。』爲達此目的起見，國王準備一戰，且欲立即開始作戰。國會開會前十日第一批美洲新聞業已遞到。王曰：『吾不悔行動方針今似已確定，因美洲方面之消息完全證明政府所定之行動方針至爲正當也。新英格蘭正謀作亂。必須一戰以決此等政府將爲我國之附庸抑或獨立國。』王聞西方爭執無法彌縫并不掩蓋其內心之欣悅；但王既非如拿破崙之爲戰爭而愛戰爭，亦非如路易十四之不顧一切以發揚國家與一己之威名。王踐祚未久，即表示對於個人之光榮與國家之侵略無所容心。當好名乃一種德行之表徵，或至多不過一種小疵之時代，當英國所參加之勝利的戰爭正在熱烈進行之時，王乃罷免最能幹之陸軍大臣其行爲照耀吾國之歷史者；且王又於吾英向所未有之最大同盟國需助最殷之時毅然棄之。普魯士大帝

腓特烈終其身未嘗或忘此種意外打擊所予之痛苦；且吾人不久即知若彼而不能忘所受之侵害，彼亦不肯恕其所受之侵害也。喬治第三好戰之原因既非野心的，亦非愛國的，而乃政治的，喬治第三不視美人爲聯合抗英之外敵，而視美人爲欲享過分自由之英人；而其派遣海陸軍赴美正猶其將派遣近衛步兵以助巡警驅逐街上之尉爾克斯黨暴民也。

有一點，而且只有一點，國王與查坦爵士意見一致。查坦亦猶喬治第三認美洲之移民爲國人，以彼觀之，美洲移民皆係英人，不願無代議士而納稅者；皆係民黨黨員，未嘗放棄大革命之原理者；皆係同胞，若欲制服之勢必危及吾國兩島之自由者。因愛爾蘭所冒之危險與大不列顛相同，而各宗教與各階級之愛爾蘭人無不以爲若美國之主張而被壓倒或消滅，則國內將發生何種結果。在此種鬭爭之中（查坦堅持）人人皆有權利，其實人人皆有義務，憑其自身之政治信仰選擇其方面。此非一種抵抗外敵之鬭爭，而乃吾人家內之糾紛也。查理於一七七四年聖誕節前夜論曰：『吾深信吾英之自由決不欲見美洲方面之三百萬英人淪爲奴隸。』一個月後查坦盡閱國會案卷而其閱之也固具有曩日處理同一地方送來千件文書之人之洞察者。查氏呼曰：『是何通信耶！於此

危機之中殖民大臣與將軍間之對話竟如是耶！使此若干束之信札而能達下界，則濟門斯（Zimenes）與科德司（Cortez）對此所加之批評必甚有趣。其實查坦固無須取證於濟門斯也。當查坦讀畢掩卷之時，比西班牙尤強之君王，知如何與殖民地通問并如何爲殖民地作戰之君王，已係此可憐之敘事文之主人翁矣。

獲知詳情以前，查坦之心已甚熱烈而不能默爾而息矣。夫反抗美洲之判決既隨時可由議長右側第一列之席次隨時宣佈，於是急急出而對衆發表其無聊之思想，冀消弭內戰於無形。聖誕節後上院開會之第一日，查坦即起而勸王撤回波士頓駐軍，以便以和平方法解決美洲之糾紛。此非一種策略上之成功。查坦預告羅金漢彼擬宣布自身并不贊成堅持英國課稅權之學說，然而此說又經羅金漢自身之內閣於一七六六年之宣言法令中明白規定。若干民黨黨員不願輕輕拋棄一種法令在當日日本係大妥協之一部分者。其他民黨黨員又以爲一俟適當時期即準備考慮廢止此種條例之問題，不幸此適當時期在政治上又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其中較爲慎重之黨員則出而彈壓本黨黨員勿表示其內心所感之煩惱。曼徹斯特公爵寓書其領袖曰：「乞爵爺恕吾無狀。就目前

之事勢而論，與內閣最爲有利者，與反對黨最爲有害者，最能破壞美人之自由者莫如與查坦爵士及其友朋決裂。吾非有意誇張其才能，或以身之主張爲無望，若彼已不存在，但當此人仍踐斯土之時，其名望，其勝利，其雄辯，以及多數人之喧囂將躋之於一種重要程度超出其地位以上者。』然而羅金漢黨固含怒而不得發洩其怒，遂愈甚。於其私人函札之中，彼等責備查坦在國會之中犯兩種無可赦免之大罪：一爲強人之所不欲，一爲先發制人。在國會之內彼等之贊助查坦非常勉強，而且爲數無多。

雖然，凡茲一切皆不重要，所重要者即英國一忠順有名之臣僕對衆發表當此複雜之危機所有效忠英國之人所應採取之行動之見解。威廉庇得（William Pitt）時甫十六齡，助其父預備辯論。『內容與形式（此十六齡之兒童於辯論後之早晨函告其母。）皆至奇異；非吾之言詞所能形容。一切皆甚優美；雖不能感動頑固之下院，但在門外則有無窮之影響，因美人正聚集戶外也。』薩福克爵士（Lord Suffolk）未嘗駁之，不過繼起發言而已。吾父昨夜睡至穩，但因站立過久不免足跛，而足跛實無足怪。其第一篇演說歷一小時以上，第二篇演說歷半小時；而此兩次演說皆屬最好

之演說，非彼不能爲之也。』最可注意之一段即查坦宣言美洲之主張，即所有愛爾蘭人——舊教與新教之愛爾蘭人——以及英國民黨黨員之主張；而查坦口中之民黨黨員即反對專制權力之人也。移民乃吾輩之國人；若吾人必欲將其視爲敵人，則吾人當前之危險將無可計量。外國戰爭（查坦如此告上院）即在吾人門口。法國與西班牙正密切注視吾人之行動，而靜待吾人錯誤之成熟。此種理論不可輕用；但若政治家而有理由指英倫海峽對方之法國爲吾人自然之敵人，則此當在吾人曾於過去八十五年中與法國作戰三十年而在日後四十年中又與之作戰二十五年之時也。且若有一人焉敢以外侮爲修明內政之又一理由，則此人必係曾與法國作戰直至該國處境至艱而無人能知該國將於何時能再與吾人作戰之大臣也。

反對查坦對於美洲問題所取之態度者自可稱之爲可憐之愛國者與不良之公民；而其聲名所被之責備所有意見與之相同者皆與有分焉。查理福克斯生平不易赧顏，縱所往來之人不如查坦亦不赧顏；但使能於光天化日之下起而辯護其所採取之行動，則毀譽在所不計。查理暢言個人當此危難時期所採之行動之動機。『吾以爲於美人患難之中贊助美人之主張一如吾人於美人』

繁榮之時贊助其主張，且當吾人繼續贊成一六八八年實行此種原理而告成功之人時，吾人不肯拋棄所有根據民黨原理採取行動而不幸失敗之人，實吾人一種光榮也。」此乃福克斯於一七七六年十月致其摯友之信，此時移民行將毀滅，此時英國之自由由所有既非愚亦非儒之人觀之僅能再歷數年也，其中一人爲窩爾坡爾，而窩氏自謂不能理解平昔愛護英國自由之人何爲能目覩美州之得服而無動於中。窩氏萬想不到（窩氏自謂）此生猶及見任何個別英人因吾輩國人之戰敗而歡欣鼓舞，因彼等乃爲吾人之自由以及待等自身之自由而戰也。查坦爵士並非此種英人，而查理福克斯亦非此種英人。此兩人皆視美洲戰爭爲一種內戰，而在此內戰之中無人得根據任何理由反對其良心上所認爲無誤之人者。

但當法國出而干涉而吾國至爲危險之時，福克斯又廁身於英國之擁護者間——不，又乃英國最主要之擁護者；蓋在戰爭前後無一離職之公務員曾於一次大戰之進行中佔如此有力之地位也。福氏狂呼曰：『攻擊法國，因法國乃吾人之目標也。對美作戰不啻對吾人之國人作戰；對法作戰乃對吾人不共戴天之仇作戰也。』於若干篇充滿軍事智識之演說中，福氏力主對此新敵人採

取攻勢，因此輩新敵人竟擠入一已戰至筋疲力竭之國家也。（福克斯不斷主張）時局之形勢，與吾英民族之性格、精神及傳統皆要求吾人採取積極行動。查理挾奇異之力量，智識與執着勸內閣振興海軍。常法國與西班牙之艦隊橫行海峽，而其戰艦兩倍於英國之時。福克斯因關心戰事前途，故其敢接近戰場一如最勇敢之陸上人民。福克斯常往來西南岸之鄉間房屋與防守市鎮，而且多居船上，而船上人皆歡迎之焉。彼與其勇敢之友——卽日後之聖芬森爵士（Lord St. Vincent）——同感當此時期羈留港口之屈辱，竟希望自身能充火夫而參加英國向未曾經之水上劇戰。彼對其同志或戚屬不願對美作戰但當法國挺身而出之時又欣然自覺有報國機會者表示熱烈之同情；正如王黨寧斷其右手而不願爲丹巴（Dunbar）或烏司特之國會開一手槍者又以自身會雜於克倫威爾（Cromwell）軍中驅西班牙之槍兵離丹刻爾克（Dunkirk）爲榮也。挾一種穩定之把握與一種無誤之眼光，福克斯安渡怒海；而終於政治家所未前遇之種種困難之下調和本人對於一種政治信條之忠實與人民對於國家之天職焉。

當一七七五年之始查理福克斯之私德與禮貌依然後人；但就其爲一政治家而論早因其能力之剛強與旨趣之堅定而可畏矣。既知其所抱之直接目的福克斯卽進而於一種世界中佔一地位，而此種世界固不以少年爲缺點也。福克斯此時之年齡卽庇得於十年後繼之而起而爲歐洲第一公務員之年齡，亦卽二十年後拿破崙代替庇得之年齡。所有足以妨礙他人之缺點，福克斯皆無之焉。福克斯非如羅金漢爲前事所拘束而必主張英國對美有一種抽象的課稅權，此種課稅權舍武力外無法行使，然而彼等又以使用武力爲大罪。福克斯亦與查坦不同，未嘗因相互間之猜疑而與反對黨之大多數隔離。福克斯願與民黨黨員攜手，但使民黨黨員願爲其所應爲；其實福克斯正忙於鼓勵民黨黨員也。福氏寓書倍克曰：『吾早知分裂之非計，而且只有一種強有力之步驟始克有濟。』

此時多數人正四處張望以覓剛毅與勇壯；因自美洲傳來之消息業已開始喚起工作最勤，而納稅最多之階級感覺國家目前所蹈之危險也。康姆登於二月中旬以前語查坦曰：『地主階級幾於完全反美，雖平民深惡戰爭，而商人與小商人因明顯之理由亦惡之焉。』倍克語其選民占畢溫

(Champion) 曰：『若商界諸君曾於去冬美洲問題嚴重之時斷然干涉，則調和方法必已採用矣。今則彼等已因感念而開始活動，而真實之事態初次影響民心之準確日期可得而知。一七七四年十二月六日倫敦致紐約某君之信札有云：『今日此間傳言美國各州代表大會業已延會，決定於本月一日起禁止英貨輸美。爲好奇心所驅使，吾并行至交易所，第一次目覩每一美國商人憂形於色。此使吾益信曩所曾言，即商人非有所感決不活動；且盡人皆知製造家不能領導商人也。』(註一)

凡以爲總督與副總督既已造成此種局勢，則對於此種局勢必張大其詞者，皆以爲公文書必甚驚人。其實此類文書未嘗述最壞之事。當日人士仍可於大西洋兩岸互相自由通問，而城市商人與銀行家所接之消息則使人憂慮不置。所有由瑪利蘭寄來之公文皆不刊行，故儘可假定該區殖民地所遞到之消息皆非好消息；但在十二月以前已知瑪利蘭某主要港口自願與波士頓採取一種行動。當倫敦斯華特號兩桅船裝載二千磅『可惡之劣茶』行抵安那坡里(Annapolis)之時，收貨人威廉與斯條華特(Messrs. William and Stewart)以手指一紙票據自承曾實行一種最有害於美洲自由之行爲。該兩人旋即奔往船上，揚帆，樹旗，而焚燬所有之茶。不數小時全部貨物

連同船隻於衆目昭彰之下付之一炬焉。當傳述此項消息之信件寄至針線街（Threadneedle Street）時，多數熱烈之城市居民皆爲戰慄。同月某貴族院收到一份美洲備戰報告，係李將軍（General Lee）在菲列得爾菲亞所作，而此君在時髦軍界中之聲望使此信之文字亦比較有益。『有識如給治將軍究竟聽何譎言而贊成實現此種幻想乎？最近吾曾遍歷南北各州殖民地。吾敢斷言全美之中必有二十萬體強力壯之人願冒一切危險。彼等非如他處平民未嘗有武器或不慣使用武器者。彼等僅需要某種組織。而彼等今卽從事組織矣。甚至此教友派之省份亦復追隨他省之後。吾曾參與羅德島州之普洛味騰（Providence）閱兵典禮，而未嘗見更有善於此者。苟非威斯敏之匪徒從速解鈴，吾恐皇家軍需官將聞美洲之閱兵與演習非若亥德公園與溫布里登公有地（Winbledon Common）之閱兵之動人云。』

美人所致倫敦紳士與貴族之信札行將被扣於郵政局之機密室中矣；而移民之愛好和平者急乘大道未閉之時起而懲惠其所能聳動之英國公務人員。當一七七四年末英國國會某議員得賓夕法尼亞兩書，知省內不少槍匠能於一年之內製造十萬套武器，每套僅二十八先令；四新英格

蘭殖民地連同維基尼阿與瑪利蘭全有武裝，皆受訓練；苟非四種刑法全部廢止，則美洲內戰恐不可免。作者有如李將軍亦列舉大數目；但關於李將軍之功過則作者知其用人較審；因該兩書又進而說明若殖民地并不深信李將軍之武功，則遇推選總司令之時未必重李將軍而抑帕特喃上校與華盛頓上校，之二人者早因其才識與成績博得全洲之信任與稱道矣。『卽有數十萬美人得此輩英雄領導卽願冒一切危險。無用刼奪吾人之韓柯克，亞當士與笛肯生以期消滅吾人對於英國國會勢力之反對。才具相同之一萬愛國者立可起而補其缺焉。』笛肯生自身不與英國通問，但作文批評英國時卽概述美洲方面最優最慧之人之見解。其言曰：『吾深憫一勇敢而又慷慨之民族竟因少數無用之人陷於不幸。目前一切皆緣內閣之誤會與錯誤；只有承認少數人愚騃不解事始能使英國之世界普遍和平。若其能力與純潔之令聞必須毀一帝國以資維持，則福祿特耳先生（Mr. Voltaire）可於『小不忍則亂大謀』一章中增加一段文字矣。』（註二）

自茲厥後英國下院逐漸重視美洲；而下院內卽有一人決定不許美洲問題束諸高閣。一七七五年二月首相提議奏請國王採取有效之措置以鎮壓美洲殖民地之叛亂。是晚卽有一議員起而

發言。蓋福克斯（此一議員必係福克斯）提出一種修正案深惜棹上所置之文書只有向下院表示皇帝陛下之臣僕所採之計劃在勢不但不能彌縫英美兩方之缺陷，只有擴大英美兩方之參商。』此乃福克斯自身生涯之轉點，亦係其他堅決反對內閣政策之人之生涯之起點也。福克斯演說之影響由各合格之大家證明；由正式報告員至窩爾坡爾爲之證明，蓋報告員宜稱查理福克斯之演說以此次爲最佳，（註三）而窩爾坡爾則於其日記之中載明此少年政治家挾力量與性格加入此次辯論之全部歷史與議論而大露頭角也。

但最生動與最有力之證據則見於某大人物之信札中，該大人物此時始知卽從事一次大演說亦復甚難。在整個聖誕節中吉本正準備參加辯論；詳讀國會文書有似其係第溫卡西阿斯（Dion Cassius）之佚著者然；與馬薩諸塞某代表連續談話四小時；再三盤問總督哈欽孫，而其以爲或能得到一種公平之斷案實有似羅馬元老院議員與威利（Vere）傾談之下或能知西西里人之性格也。但時機既至，吉本又自覺不能迅赴事機。常奏書修正案與奏書報告正在討論之時吉本安坐不動，爲況至不榮耀，靜聽四圍之叱咤。據吉本所述此兩日之敵對者爲福克斯與韋登；其

中長者表示其平昔之才能，同時幼者則深悉國會常前問題之全部大範圍，自覺通常辯論之能力既非其友所曾希望，亦非其敵之所畏懼。第一日福克斯談論歷一小時又二十分鐘之久，然而福氏對於此次討論之貢獻在國會史中只有五行摘要報告，第二日且未提及其名；同時尉爾克斯佔六欄，而約翰斯敦總督佔九欄。在最初報告方法非常笨拙之時期，演說者原稿如何則印刷亦復如何本甚明顯，有時且於註解之中承認之焉。而福克斯之急急書其所思正猶於票據尚未到期之前付款；其名譽之隆只須比較一七七五年之報告與一七七九年及一七八〇年之報告即可知之。國會解散前福氏比較重要之演說完全刊佈，未刪一題，且（就當日之速記術所許）未減一句焉。

福克斯靜聽下院對其修正案之意見，而對於結果有滿意之理由。福氏任國會議員已久，自知在政治上結果佳者事亦佳。少數黨號召百人以上；而百人之數超於舊國會所提之最壞美國議案交付表決時所得之最優分組表決者凡四十人。此百人之少數黨遇任何下院被邀採取內閣大臣認為擁護國家之榮譽與取得國家之優勢所必要之步驟之任何時期皆可視為最有力之抗議；但在當日威脅與賄賂之時代則特有意義。所有贊成一方之人深知行為如此則難邀其元首之恩惠，

或甚至其元首之原宥。同時他方面之過半數議員則支領國家薪俸，除憑上屬之囑咐以行事外未嘗服任何公務；或又把玩財部送來以飽其私囊之金錢，而傳送方法在吾人今日不但害及受賄者而且害及行賄者。國王宣稱多數黨『非常可敬』而由國王觀之，多數黨自屬非常可敬，而且國王當日如此滿意，對於挪兒斯爵士遲至清晨三時始獲就寢特致慰勞焉。

雖然，該首相比較難於滿足。茲彼已知必須應付一反對黨與國會歷次所經驗者完全不同；且知其敵人之辯論與手續之活力來自何方。不及兩週，爵士即挾一議案出席，提議凡殖民地之議會允表決款項以供公共用途者則該殖民地可不由英國國會課稅。當日國會內外之人皆知此種計劃乃專以應付查理福克斯氏於其最近數次演說之中所用以擁護本案之議論。鮑那爾總督立縱挪兒斯爵士而起，即以無人能駁之言辭宣稱此種議案乃首相謀與前任大臣和解。（註四）此項承認確係在職人員對於私人議員最高之恭維；但由財政部長對其舊屬爲之，而此舊屬於過去一年離開財部且於離開之後對之不斷攻擊之時則此乃一種實際的阿諛將所恭維之人之辯論能力與臨機應變之才能付諸一種意外之測驗焉。

就上述兩點而論福克斯皆能勝任愉快。當鮑那爾正在演說之時，彼自有時間決定其行動方針，而其行動方針之重要彼立即察出。此乃福克斯第一次表示自身確具國會內真正領袖之性格，能儘量利用策略上之形勢而又不至絲毫不忠於其主義。福克斯開始演說之時先賀首相之改變態度。此高貴之爵士一向主張暴力與戰爭，今乃讓步而主張和平解決。然則一種堅決之反對勢力發生之效果今已得見矣。此高貴之爵士服從理性；若下院少數黨繼續維護殖民地之自由與權利，則其改宗之程序必速。其論美人也合禮而有差別。不復以彼等爲叛徒；甚至對於馬薩諸塞亦開一方便之門以便其再效忠皇室。爵士明言大不列顛之對付美國有如一國之依外交慣例應付他國，故自始所要求者即多於最後所堅持者；一旦承認此理，則此高貴之爵士將來之願棄彼目前所採之方針必如目前之願棄彼從前所採之方針也。但就目前而論，爵士之行爲尙不徹底，因爵士志在討好兩派其意見絕對不能調和者；一派爲移民無論如何決不承認英國課稅之權利；另一派爲政府黨，堅決主張此種權利而必欲行使之焉。爵士欲討好雙方，結果則雙方皆不討好。在反對黨面上爵士不能察出滿意之顏色，而大西洋對岸之美人亦必毅然拒絕此種貢獻也。